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6
第四章	40
第五章	61
第六章	81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7
第十二章	198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32
第十五章	255
第十六章	277
第十七章	297
第十八章	311

第一章

从三月十六日到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的人马和从宁远撤退的百姓陆续进关。临榆县城，只是一个军事要塞，进关的百姓不能在弹丸小城停留，必须穿城而过，在山海关内一二个县境中暂时安顿。这些进关的百姓有些是将领的家属，比较能够得到好的照顾；有些是一般的穷人百姓，无衣无食，加上天气凛冽，苦不堪言。他们个个愁眉不展，想着自己抛别家园，抛别祖宗坟地，抛别许多财产，来到这无亲无故的地方，一切困难都不好解决，不免口出怨言。表面上是抱怨朝廷，心里边是抱怨他吴三桂。

这一切情况，吴三桂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压在心头。他也感到前途茫茫。当人马经过欢喜岭时，有幕僚告诉他：从宁远来的百姓都站在岭上回头张望，许多人都哭了，说这不该叫欢喜岭，应该叫作伤心岭。

吴三桂是十六日到山海关，十九日到了永平府。因为有皇上的手诏，催他火速赴京勤王，所以他在山海关只停了半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将一些事情部署就绪，十七日一早就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向北京前去。虽然他一再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员对进关百姓要好生安顿，可是由于他自己不能在山海关多停，所以实际上也不可能很好地安顿百姓。

从山海关到永平，本来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但是他按照平日行军的速度，走了两天。为的是北京的情况他不很清楚，害怕同李自成的人马突然在北京接战；同时也不愿一下子离山海关太远，万一战斗失败，会进退两难。所以他一面向永平进发，一面不断地派出探马，探听北京消息。

他这次离开宁远，来到关内勤王，并不是真想同李自成决一死战。对于自己人马的实力，吴三桂和周围的官员都很清楚。凭这些人马，能否挡住李自成的大军，他心中毫无把握。

可是他不能违背皇上的圣旨，只有入关勤王。另外，他也想到，即使不进关，他在宁远也迟早会站不住脚。自从去年多尔袞扶立皇太

极的幼子登极，满洲朝廷曾经互相争权，多尔袞杀了几个有力量的人，将大权操在自己手中。去年秋天，多尔袞已派兵攻占了宁远附近的几座重要军事城堡，使宁远变成了一座孤城。从那时起，宁远形势就空前地险恶。所以，吴三桂之奉诏勤王，放弃宁远，实在也是因为担心宁远不会长久凭守的缘故。

当吴三桂率领宁远将士和老百姓向山海关撤退的时候，宁远附近的满洲人马没有乘机前来骚扰，也没有向他追赶，分明是有意让他平安撤出宁远，顺利进关。当他抵达山海关后，便立即得到探报，说是清兵已经进入宁远城，不费一枪一刀，将宁远拿去了。留在城内的百姓已经入了大清国，也已经按照满洲的风俗全都剃了头发。于是吴三桂明白：从此以后，他在关外就没有退路了。

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敢贸然向北京前进，宁可晚一步，也不要将他的几万辽东将士拿去孤注一掷。同时，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在开往北京的路上，他对山海关的防守事务念念不忘。山海关原有一个总兵官，总兵官下边有一员副将、两员参将，另外还有游击将军等等，但人马只有三四千。高起潜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千人，留下的人马现在统统归吴三桂所属了。他将山海关的人马大部分带来永平，而留下他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五千精兵，镇守山海卫城。他一再嘱咐：山海关必须严密防守。这不仅因为在同李自成的作战中，山海关是他的唯一退路；而且也因为要防止清兵从宁远来夺取山海关。所以他到了永平，仍然对山海关放心不下，派人回去下令，要镇守将领不断派细作探听清兵动静，同时又吩咐让一部分将领的眷属住到城内来，这样既可使眷属得到妥当照顾，又可使将领们下死力守卫山海卫城。

十九日下午，约摸申时，他到达永平城外。住下不久，他立即从知府衙门和自己的探马处获得一个重要的消息，使他大为震惊。原来消息说：唐通已于十六日在居庸关投降，北京三大营的人马也在昌平和北京之间的沙河不战自溃，李自成十七日晚就到了北京城下，北京正受到大顺军的猛攻。他曾经想到唐通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但没有料到唐通会不战而降。唐通、白广恩，他都认识，在辽宁同清兵作战的

时候曾经在一起。白广恩投降的事他也听说了，他没有震动，因为那是在陕西省境内，离北京还远着呢！居庸关却是离北京最近的大门，唐通又是与他同时受封的伯爵，军中派有太监监军。居庸关形势险要，唐通本来可以据险守下去，为什么要将李自成迎世关内？既然唐通投降，勤王人马就只剩下他一支了，变成了孤军。唐通原也是一员名将，不战而降，他吴三桂又有什么办法救援北京呢？

吴三桂正在焦急、忧心，忽然中军禀报：“总督大人从城里来了。”吴三桂正要同王永吉商议，立刻到辕门去迎接，心里说：“好，来的正是时候。”明朝习惯，向来是重文轻武。可是如今形势不同了，一则吴三桂已经受封为伯爵，二则兵慌马乱，总督手中没有多少人马，倒要仰承吴三桂的力量，所以王永吉名为总督，实际地位却好像是吴三桂的高级幕僚。他从山海关一天就回到永平，竭力为关宁大军筹措粮秣，两天来忙碌不堪。同吴三桂见面不久，两个人就开始密谈。谈到北京局势，吴三桂说，唐通不在居庸关据险而守，却不战而降，使他感到不解。王永吉说：“居庸关守不住，唐通投降，我是早有所料了。唐通手下只有三千人马，经不起谋士和部将的劝说，不投降又有什么办法？如今只有忠臣义士，誓死为君为国，才能在危急时刻为皇上真正出力。”他的话是鼓励吴三桂不要效法唐通，但不敢明白说出，只好婉转地露出这个意思。吴三桂一听就很明白，说：“我吴三桂世受国恩，如今离开宁远，全部人马开进关内，宁远百姓也带来了一二十万。我上不能不尽忠报国，下不能对不住我的将士和百姓，惟有与流贼决一死战！”他说得慷慨激昂，王永吉也深受感动。他们都明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北京能不能坚守很难说。两人一面谈着一面不由得深深叹息。随后王永吉抬起头来问道：“伯爷，这闯贼挟二十万众前来，京城危在旦夕，不知伯爷有何上策，以救君父之难？”吴三桂沉默不语。他很清楚：纵然现在北京尚未攻陷，可是他只有三万人马，如何能对付二十万气焰嚣张的敌人？何况敌人先抵北京，休息整顿，以逸待劳，他贸然前去，岂不是自投陷阱？他只有这点家当，一旦失败，不惟救不了皇上，连他本人以及数万关宁将士也都完了。所

以他一时没有主张，低着头不作回答。王永吉又说道：“伯爷，京师危急，君父有难，正是我辈为臣子的……”话没有说完，吴三桂忽然抬起头来，说道：“是的，正是我辈为臣子的临危授命之时。当然要星夜勤王，不能有半点犹豫。三桂蒙皇上特恩，加封伯爵，纵然肝脑涂地，难报万一。不管是否还来得及，都得火速进兵。倘能与流贼决一死战，解救京师危险，三桂纵然死在沙场也很甘心。”王永吉连连拱手，点头说：“好啊，好啊，伯爷如此慷慨赴国家之难，俟赋退后，朝廷必将给以重赏，以酬大功，而且功垂青史，流芳名于万世。”吴三桂说：“敝镇在此不敢多停，今夜就挥兵前进。请大人留在永平，火速筹措军饷粮秣，不要使关宁将士枵腹以战。”王永吉一听说筹措粮秣，就露出来一点为难脸色，说道：“筹措军饷自然要紧，只是如今冀东一带十分残破，粮饷难以足数。然而勤王事大，本辕自当尽力筹措，只要大军到达北京，朝廷虽穷，总可以设法解决。”吴三桂问道：“以大人看来，我军赶到北京，还来得及么？”王永吉说：“这话很难说，我辈别无报国良策，也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了。”吴三桂点了点头，说：“说不定已经来不及了。”王永吉问：“将军何时起程？”吴三桂回答说：“我想马上召集请将会议，然后立即驰赴京师，不敢耽误。会议时务请大驾亲临，对众将指示方略，说几句鼓舞士气的话。”王永吉说：“好，请将军立刻传令众将议事。”过了一会儿，参将以上的将领都来参加会议了。这些关宁将领，都已知道居庸关和昌平的守军投降，三大营在沙河溃散的消息。现在来到吴三桂的驻地，都是想听听吴三桂有何主张。他们对于驰援京师，心中都很茫然，所以听吴三桂说明军事形势以后，一个个互相观望，都不做声。

吴三桂等了片刻，只好说道：“关宁数万将士和二十万入关的父老兄弟、将士眷属的身家性命，都系于此战，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啊？”王永吉也说道：“国家存亡，决定于你们这一支勤王兵。赶得快，北京有救；赶得慢，北京就很难守了。”一个总兵官说道：“一切唯伯爷之命是听。”接着又有两个总兵官说道：“是，是，请伯爷和制台大人下令，要我们进兵就进兵。”吴三桂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将领们对驰

救北京都有为难情绪。但是他本人在王永吉面前不能露出丝毫畏怯。否则万一北京能保住，李自成退走了，那时王永吉奏他一本，他就会吃不消。所以他慷慨说道：“本镇世受皇恩，多年未为朝廷镇守辽东，亲戚故人、部下将士为国丧生的不计其数。如今本镇奉诏勤王，虽然迟了一步，但我们放弃了关外土地家产，抛却了祖宗坟地，孤军入关，所为何来？目前局势虽然险恶，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们后退一步，万一京城失守，我们将成千古罪人。而且流贼一旦占领京师，必然向我们进攻。我们如今已没有多的退路，顶多退到山海关。弹丸孤城，既无援兵，又无粮烟，如何能够支撑下去？所以现在惟望诸君，随本镇星夜奔赴北京，一鼓作气，在北京城下与流贼决一死战，以解北京之围，这是上策。请各位说说你们的意见。”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有人表情激动，但多数脸色沉重，神情忧郁，仍然不肯做声。吴三桂望望王永吉，说道：“请总督大人训示。”王永吉心中对驰援北京这件事也是毫无信心，但是他身为总督，奉旨亲催吴三桂火速勤王，所以他不能不说几句鼓舞将士忠君爱国，誓与“流贼”不共戴天的话。将士们听了他的话，显然无动于衷，仍然相对无言。吴三桂面对这种情况，也不再将会议拖延下去，他就将军事重新作了部署，下令半夜动身，向北京迅速进军。留下两千步兵，同王永吉的督标营人马驻守永平，以便在情况不利的时候退回这里，凭着石河，另作计较。

当吴三桂从永平动身的时候，王永吉前来送行，谈话间问起作战方略，吴三桂说：“据我估计，李自成必攻西直门或德胜门，此时已经占据地利，以逸待劳。我军如何进击，只能临时再定，现在很难预谋。”王永吉知道吴三桂心中毫无把握，就向他建议，将一部分人马驻在城外，与敌人对峙，一部分人马开进北京城中，协助守城，城内城外互相声援，较为稳妥。

吴三桂摇摇头说：“关宁人马只能在城外驻扎，恐怕不能进北京。”王永吉说：“不然，不然。倘若问贼攻西直门、德胜门或阜成门，将军何不从朝阳门或东直门进入北京？”吴三桂小声叹了口气，说道：“皇上多疑啊！难道大人还不清楚？崇祯一二年，袁崇焕督师，去北

京勤王，与满洲兵相持在朝阳门外，因为相持日久，疲惫不堪，请求皇上将他容纳进城。皇上疑心他要投敌献城，恰恰遇着有人说他暗与满洲勾结，于是皇上就将他逮捕下狱，后来杀掉了。家舅父当时带兵随袁督师勤王，只好带着自己的部下逃回辽东。这件事我常听家舅父和家父谈起，为袁督师鸣不平。今天难道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王永吉只好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吴三桂又接着说：“敌人既然围攻北京，通州地方谅已被流贼攻占。我担心他们以重兵驻扎通州，阻击关宁勤王之师。如果那样，战争就不会在北京城下进行，而是在通州运河岸上打，救北京就更难了。”两人互相望望，不由得同时叹了口气。王永吉只好说：“请伯爷放心率军起程，后边的事情我自当尽力为之，不过……”尽管大军在吴三桂率领下，半夜起床，不到四更天气就出发了，好像确实是在星夜勤王。可是出发以后，却按照平常的行军速度向北京走去。

二十日下午，大军到了玉田县。这里谣言甚多，都说李自成已于十九日早晨破了北京皇城，皇后在坤宁宫自缢，皇上和太子不知下落。吴三桂和他的将领正在怀疑这谣言是否确实，跟着又有派往京城附近的细作跑了回来，说京城确已失陷，皇后自尽，皇上和太子没有下落。过了一会儿，又有细作回来，禀报的内容完全相同。这使吴三桂感到非常突然和震惊。他知道京城守军单薄，人心已经离散，恐怕难以固守，但没料到这么快就失陷。他立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随即召集亲信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

会议开始后，吴三桂眼含泪花，很痛苦地说道：“本镇没想到会成为亡国之臣，此刻心中悲痛万分。如今我们进也不能，退也困难，究竟怎么好，请你们各位说说意见。”有一个总兵官先说道：“京城已经失陷，我们勤王已经没有用了，不知道皇上下落如何，也不知道老将军和府上家人平安与否。”吴三桂说：“古人常说：国破家亡。如今我们遇上了。现在皇上生死不知，想来我的家庭也一定已经被流贼屠杀。老将军看来也会为大明尽节。”说到这里，他滚出了眼泪，又连连叹息说：“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吴三桂的亲信将领和幕僚们都

被京城失守的消息震动得不知所措，谁也说不出好的主张。有人建议迅速退兵永平，凭着石河，抵御李自成的进攻。有人主张退兵山海关。还有人主张干脆重回宁远，向满洲方面借兵，收复北京。但每一项建议提出，都立刻召来反对意见。因为永平和山海关都非长久立足之地，而重回宁远已经根本不可能了。于是又有人提出，可否在关内另外找一个立足的地方。可是关内并没有这样的地方。他们的人马除原在山海关的几千人之外，都是从宁远来的辽东将士。他们对辽东地理熟悉，人情风土熟悉，一到关内变成了客人，去哪里寻找立足之所？在商量的过程中，大家还想到，李自成必然要派人前来劝降，不降就要派兵前来攻打。这些紧急问题在吴三桂的心头猛烈盘旋，也在将领们和幕僚们的心头盘旋。过了一阵，吴三桂见大家实在拿不出来好的主张，他自己站了起来，说道：“如今京城已破，皇后殉国，皇上和太子下落不明，我们……”忽然间他哽咽起来，泪如泉涌。将领们也都跟着落泪，有的人纵然忍住泪水，也莫不悲伤低头。尽管在离开宁远的时候，吴三桂没有能够迅赴戎机，从山海关来的时候也是畏首畏尾，担心勤王无功，反被李自成消灭了他的关宁家当，但是此刻那种几千年传下来的、自幼在他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忠君思想突然盘踞心头，使他深深地感到亡国之痛。他流了一阵眼泪，又对将领们说：“本镇奉旨勤王，恨不能立刻挥兵北京，与流贼决战，收复京师。可是，我们兵力有限，又无后援，数万将士的粮饷也成问题。方才各位所谈意见，都是出于一片忠君爱国之心。

只是此事必须仔细斟酌行事，以求万全。”将领们说道：“全凭伯爷主张。”吴三桂接着说：“敌兵势众，我们势单，不暂时退兵，自然不行。只是退到永平，不能御敌；退到山海关，也不能御敌。敌兵必然进兵追击，我们如何能够以孤军守孤城？”众人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都不觉点头。有人想到向北朝求援，可是不敢说出口来，因为一旦满洲出兵，会是什么后果，谁都没有把握。大帐中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主帅的脸上。

吴三桂接着说道：“皇上和太子都没有下落。据探报说，流贼进城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没有发生巷战，所以皇上和太子显然不会死于乱军之中。会不会他们在流贼进城之前逃出京城，藏入民间……”将领和幕僚们纷纷点头，有些人在绝望的心头上产生了一丝希望。

停了片刻，吴三桂又说下去：“倘若皇上和太子能够不死，变换衣服，在混乱中逃出京城；只要他们不被流贼找到，大明江山就不会完。如今江南半个中国完整无缺，财富充足，人马甚多，不会使闯贼南下得逞。畿辅、山东刚被贼兵占领，人心也还向着大明，只要皇上和太子有一个能逃出京城，全国就有了主心骨，不仅南方臣民将始终效命，营救圣驾，即畿辅、山东、河南各地豪杰，亦必纷纷起兵勤王，使流贼无喘息时刻。我们目前处境虽然很难，可是救国家救皇上就在此时；立不世之功，留芳万代，也在此时。”听了这话，众人心中略觉振奋。有人站起来，焦急地向吴三桂说道：“伯爷，事不宜迟，如何找到皇上和太子，找到之后，如何迎来军中，请伯爷训示。”吴三桂随即命一个亲信中军，立即派细作密查暗访，赶快找到圣驾和太子的去向。他说，“据我猜想，皇上知道我军勤王，必从朝阳门或东直门逃出京城。由于城外到处都有闯贼的人和逻骑，只好藏身在什么地方。你派人只在这一带乡下暗访，说不定就在通州境内。”中军说了一声“遵命”，退出大帐。

“忠孝不能两全。自古尽忠的不能尽孝，尽孝的不能尽忠，当国家危亡时候，实难两全啊！”吴三桂长叹一声，滚出两行热泪来，接着说，“我从前原想着，纵然国家艰难万分，还可以拖上数十年，所以将父母送往北京城中居住，好使朝廷对我不存疑心，没料到我会成了亡国之臣……”天色暗下来了。吴三桂平日喜欢宴客，如今国难当头，家难当头，虽然不再举行酒筵，却按照往日习惯，将少数将领和幕僚们一起留下来吃晚饭。饭后大部分将领各回本营，部署军事，以备非常，只留下少数将领和心腹幕僚在帐中继续商议。

约摸二更时分，忽然探马禀报，崇祯皇上已于北京城破时吊死煤山；太子和永王、定王都被李自成找到了。吴三桂在精神上重新受到

巨大打击，感到绝望。原来抱有的一丝幻想，现在破灭了。他不觉失声痛哭，随后把将领们重新叫来，连夜商量对策。

会上，有人建议立即为先帝、后发丧，传檄远近，号召京畿豪杰，共为先帝、后复仇，驱剿“流贼”，匡复明室。但是商议很久，吴三桂没有采纳。他比一般将领心中更清楚：倘若找到了崇祯和太子，自然可以号召天下，在他是忠君爱国的义举，而崇祯和太子也等于奇货可居。但现在崇祯已死，太子又落进李自成手中，凭他手中这一点兵力，匆匆忙忙为先帝、后发丧，传檄远近，其结果只会对他十分不利。

也有人主张赶快退兵山海关，远离京城，免得被李自成突然袭击。吴三桂听了也摇摇头，因为他断定李自成还不会马上派兵打他。

当有人大胆提出是不是能借用满洲力量时，吴三桂只是猛抬头看了看说话人之后，竟未置可否。倒是大家一致猜想，满洲可能会乘机进兵。如果满洲进兵，他们被夹在满洲兵和北京之间，应当怎么办呢？大家反复商量了一阵，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只决定暂时屯兵玉田，观望等候。同时多派细作，随时探听北京、沈阳两方面的动静。

三天过去了。虽然北京城门把守很严，不许闲人进去，吴三桂派去的细作轻易进不了城，但是城内消息还是传出不少。传得最盛的仍然是拷掠追赃、奸淫、抢劫一类事，将北京城内形容得十分可怕。每个消息都燃起吴三桂对大顺军新的仇恨，常常咬牙切齿大骂：“流贼果然不能成事！”关于保定方面，他也知道，刘芳亮于三月十五日破了保定，沿途还破了一些州县。由于兵力分散，到处局势不稳，刘芳亮到保定之后，人马只有一两万人，没有力量增援北京。

另外，他还知道，大顺军派人去天津催粮，到处都遇到零星抵抗。京畿士民一天比一天不再害怕大顺军了。大家对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不满，思念明朝的心也愈来愈深。

最使他震动的是来自关外的消息。他知道几天前满洲开始火速地将人马向沈阳集中，显然是准备南来。这既使他振奋，也使他有些担心。因为满洲的意图，他并不清楚。如果是想来争夺山海关，他将如何是好呢？

这时不断地有细作回来禀报北京情况，也带来不少谣言和传闻。譬如拷掠追赃的事，就被人们大大地夸大了，好像北京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譬如说李自成根本没有当皇帝的命，他只要一坐皇帝的宝座，便立刻看见有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衣服在他面前走动，使他感到阴森可怕。他也不能戴皇帝的冠冕，一戴上就头疼。还有谣传，说李自成进城后要在北京铸造永昌钱，结果失败了。用黄金铸造御玺，也铸造不成。这些都增加了吴三桂和将士们对李自成的蔑视，而自信他们总有机会能把李自成赶出北京，恢复明朝江山。

吴三桂也曾派出人去打探他北京的家中情况。可是胡同口有兵丁把守，不准闲杂人出进。所以他对父亲和一家人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只有一点他明白：他们已经被软禁了，被拘留了。

自从到了玉田，知道北京失守，皇上殉国以后，吴三桂的心中常常有一种亡国之痛，而现在这种国亡家破的痛苦比前几天更要加倍。前几天他还存着许多侥幸心理，现在这侥幸心理差不多已成过去，眼前明摆着的是他的父母性命难保。想到这些，他的脑际不觉浮现出父母双鬓斑白的影子。同时他也想到他的结发妻子。尽管最近几年他对她很冷淡，但毕竟是结发夫妻，她曾经替他生儿育女。还有许多亲属，也都跟父母在一起。想着所有这些亲人和他的父母都将被杀害，他心中感到刺痛，就这样，他思前想后，揣摸着各种情况，有时暗暗地揩去眼泪，有时叹一口气，有时又忍不住咬咬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只好与流贼周旋到底了。”这天晚饭以后，吴三桂吩咐速速传知参将以上将领和重要文官，四更以后前来大帐议事。

会议开始后，吴三桂先把近几天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一遍，然后说道：“我们人马虽然很能打仗，可是毕竟人数不多，不能前去北京，也不能留在这里。前去北京是孤军深入，而贼军以逸待劳，对我们显然不利。留在此地，贼兵来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容易受他包围。为今之计，只有迅速撤军，一部分撤到山海关，大部分撤到永平待命。”一个将领问道：“是否准备在永平与流贼决一死战？”吴三桂说：“临时再定。要是我们全部去山海关，流贼会认为我们胆怯逃走，他就会

于四月上旬在北京僭号登极。我们大部分人马暂驻永平，他知道我们无意撤退，心中就要掂量掂量。说不定他就不敢马上登极。倘若他到永平同我们作战，我们就要看看他出兵的人数。如果他全师而来，人马众多，我们可以再退到山海关。”又一个将领问道：“山海卫是一个小城，流贼哄传有二十万人，少说也有十几万，我们能否在山海卫城下作战，请大人再考虑。”吴三桂冷冷一笑：“本镇自有良策。战争打起来，我们必胜，流贼必败。流贼一败，将不可收拾，那时北京就可以收复了。”有人似乎明白了吴三桂的用兵方略，有人还不甚明白，互相交换眼色。吴三桂知道他们心中存疑，接着说道：“我已经派人探知，北朝正在集中兵力。想来他们获知北京失陷，必会倾巢出动。倘若李自成来到山海关与我们决战，我们只要坚持数日，北朝人马将从某个长城缺口直捣北京。

彼时北京城内空虚，李自成必定仓皇退兵。而西边既有清兵拦头痛击，东边又有我军追赶，流贼岂能不败？即使北朝不从长城缺口南下，而在长城以外驻扎，我们也可差人前去借兵。历史上向外人借兵的事并不少见。我们常听说古人有一个申包胥，吴国灭了楚国后，他就向秦国借兵，结果把吴国打败，楚国又恢复了。难道我吴三桂就不能做申包胥么？何况我有数万精兵在手，比申包胥强百倍。只要有北朝出兵，我们定可驱逐流贼，恢复明室。事后也不过以金银报答北朝罢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立于不败之地，只等李自成来自投罗网。”将领和幕僚们听了吴三桂的用兵方略，都十分佩服，连声说：“好，好，这样我们准能打胜仗！”吴三桂接着说：“倘若李自成亲自率领人马到山海卫城外作战，我们会打他个人仰马翻！”众人十分振奋，纷纷说：“这样用兵，十分妥当。”当天五更以后，吴三桂将什么人退驻永平，什么人退守山海关都部署好了。命令一到，关宁人马立刻到处抢劫，奸淫妇女，放火烧毁村落。百姓在睡梦中惊醒，乱纷纷地往旷野中逃命。逃不及的，男的被杀死，女的被强奸。天明后，关宁兵退走了，玉田县剩下一座空城，只见四野到处都是火光和浓烟，哭声和咒骂……

第二章

吴三桂在玉田只停留三四天，就退回永平，将总督的两千多督标人马收为己有，自己又退回山海关。总督王永吉不愿做他的食客，率领数十亲信幕僚和家丁奴仆逃往天津。

吴三桂在山海关按兵不动，一面采取观望政策，与李自成“虚与委蛇”，一面探听北京与沈阳的动静。李自成知道吴三桂的重要性。为着争取他的投降，将举行登极大典的日期一再推迟，并且派遣唐通和张若麒携带四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还带了吴襄的一封信，来向吴三桂劝降。

唐通和张若麒都是吴三桂的熟人，可以与吴三桂谈些私话。唐通是两年前援救锦州的八总兵之一，而张若麒是当时崇祯派到洪承畴身边的监军，一味催战，应负松山兵溃的主要责任。他们虽然投降了李自成，但对新建的大顺朝却深怀二心。还有，他们表面上是奉永昌皇帝钦差前来犒军和劝降，但暗中也是感到李自成一班人不是真正在开国创业，到北京后已经表现出种种弱点，他们想趁此机会探明吴三桂的真实思想，也好为自身预作打算。

唐通和张若麒来到之前一天，先派遣官员来向吴三桂通知消息，要吴三桂事先知道大顺皇帝钦差使者前来犒军的到达时间。吴三桂此时已经决定不投降李自成，并探明清兵快要南下。他派了杨神等数名文武官员驰赴数里外石河西岸的红瓦店恭候迎接，但是他自己只在辕门外迎接，规模不大，也无鼓乐。唐通和张若麒一到，立刻明白吴三桂有意降低犒军钦差的规格。他们的心中一凉，互相交换一个眼色，决定谈话时留有余地。

吴三桂愉快地收下了犒军的金银和大批绸缎及其他什物，并设盛宴款待。两位犒军钦差带来的官员和士兵不过一百人，也分别设宴款待，平西伯另有赏赐。席上唐通和张若麒几次谈到大顺皇上和牛丞相期望吴三桂投降的殷切心清，吴三桂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明确回答。提到李自成时也只是尊称“李王”，不称皇上。杨神在向两位犒军钦差敬酒时候，小声说道：“我家伯爷今晚另外在内宅设私

宴恭候，与两位大人密谈。”唐通和张若湖心中明白，就不再谈劝降的话了。

宴会散席之后，两位大顺朝的犒军钦差，连日鞍马奔波，又加上到山海卫以后的应酬活动，十分疲劳。平西伯行辕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下榻地方，让他们痛快休息。二更过后，吴三桂差人来请他们进他的平西伯临时公馆的内宅吃酒，进行密谈。

夜宴关防很严，吴三桂的亲信文武也只有杨坤等三个人参加。开始不久，按照吴三桂事前吩咐，陈圆圆带着一个丫环出来，为两位客人斟酒。吴三桂决不是对朋友夸耀他有一位美妾，而是按中国的传统习惯，表示他同唐通和张若麒是老友交情，不将他们作外人看待。

陈圆圆进来后，杨坤等尽皆起立。她体态轻盈，含笑斟酒之后，赶快退出，不妨碍男人们商谈大事。

吴三桂先向张若麒说道：“张大人是进士出身，非我等碌碌武人可比。据你看，李王能够稳坐天下么？”张若麒暂不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却笑着说道：“伯爷是当今少年元戎，国家干城；如夫人是江南名……名……”他本来要说“名妓”二字，忽觉不妥，顿了一顿，接着说道：“江南名媛，国色天香。值赤眉入燕之前夕，承青眼于蛾眉。一时艳遇，千古佳话，实为战场增色。”张若麒说完以后，自觉他的捧场话措辞适当，雅而不俗，自己先轻声地笑了起来，然后举杯向吴三桂和众人敬酒。

吴三桂毕竟是武将出身，不能欣赏张若麒的高雅辞令，他将杯子端起来抿了一口，继续问道：“张大人，此刻我们是议论天下大事，在这里所谈的话，一个字也不会传到外边。你是有学问的人，如今为永昌王信任，挂新朝兵政府尚书衔前来犒军。据你看，李自成能够坐稳江山么？”张若麒笑笑，说：“我已投顺李王，同李王就是君臣关系，臣不能私议其君呀！”吴三桂并不深问，只是做出很亲密的样子说道：“目前天下纷扰，局势变化莫测，大人也需要留个退步才是。唐大人，你说呢？”“说个鸡巴，我是一时糊涂，误上贼船！且不说别的，就说大顺军中只看重陕西老乡，对新降顺的将士竟视如奴隶，这一点就不

是得天下的气度。破了北京，又不愿建都北京，念念不忘赶快返回西安。因为不想建都北京，所以才纵容从陕西来的人马都驻在北京城内，任意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拷掠官绅追赃。还没有风吹草动，先把在北京抢掠的金银运回西安。坐天下能是这样？哼，坐我个鸡巴！”唐通的话出自个人愤慨，并无意挑拨，但是吴三桂及其亲信们却心中猛烈震动。吴三桂转向张若麒问道：“张大人，是这样么？”张若麒点点头，回答说：“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因为李王刚进城我们就动身来军门这里了。若果真如此……只需把古今稍作对比，便可以预料成败得失。当年汉王刘邦……”“就是汉高祖？”吴三桂问。

“是的，当时刘邦尚未称帝。他先入咸阳，听了樊哙和张良的劝告，不在宫中休息，封存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召集父老豪杰，宣布了三条法令，史书上称为约法三章。因此，百姓安堵如常，大得民心。可是如今李王进入北京，情况如何？恰好相反！起初北京的贫民小户还盼望李王来到后开仓放赈，后来才知道漕运已断，李王来到后不但没有开仓放赈，反而大肆骚扰。北京的贫民小户，生活更加困难。至于畿辅绅民，人心不稳，思念旧明，这情形你是知道的，我不用说了。”吴三桂说道：“李王差遣你们二位携重金前来犒军，希望我能够投降。可是我受先帝厚恩，纵不能马上高举义旗，却也不能失节投降。你们不日即返回北京，我如何回话？”唐通和张若麒来到山海卫以后，经过白天与吴三桂及其部下闲谈，今夜又一次进行密谈，完全明白吴三桂决无降意，所以这事情使他们感到确实难办。唐通毕竟是武将出身，性格比较直爽，说道：“我同张大人奉命携重金前来犒军，尽力劝你投降。倘若你执意不肯降顺，我们也无办法。只是李王因为等不到你去降顺或去一封投降表文，几次改变登极日期，使他的声威颇受损失，窝了一肚皮火。倘若我们回北京说你拒绝投降，说不定李王马上会亲率大军来攻山海关。这山海关我清楚，从外攻，坚不可摧；从内攻，很难固守。平西伯，你可做了打仗的万全准备么？”吴三桂自从放弃宁远以后，宁远即被清兵占领。但宁远毕竟是他的故土，已经居住两代，他家的庄田、祖宗坟墓。亲戚和故旧都在宁远。

他的舅父祖大寿投降满洲后，住在沈阳，可是祖大寿的庄田和祖宗坟墓也在宁远。舅母左夫人为照料庄田，也经常回宁远居住。所以吴三桂对沈阳动静十分清楚。他知道多尔袞正在准备率八旗精兵南下，打算从蓟州和密云一带进入长城。所以他认为只要能够推迟李自成前来进攻山海关的时日，事情就有变化，他就可以让清兵和大顺军在北京附近厮杀，他自己对战争“作壁上观”了。但是他不能将这种想法说出口来，只同他的亲信副将杨坤交换了一个狡猾的微笑，然后向唐通说道：“定西伯爷，你说的很是。山海卫这座城池，从外边攻，坚不可摧；从里边攻，并不坚固。可是弟手中有几万训练有素的关宁精兵，善于野战。目前我退守孤城，但是我的粮饷不缺，至少可支持半年。红衣大炮和各种大小火器，也都从宁远远来，既便于野战，也利于守城。定西伯，倘若战事不能避免，战场不是在山海卫的西城，也不是争夺西罗城，必定是在石河西岸。那里是平原旷野，略带浅岗，利于野战。自北京至山海，七百余里。我军以逸待劳，准备在石河西岸迎敌。万一初战不利，可以退回西罗城。石河滩尽是大小石头，人马不好奔驰，又无树木遮掩，连一个土丘也没有。倘若敌人追过石河滩，架在西罗城上的红衣大炮和各种火器，正好发挥威力，在河滩上歼灭敌人。总而言之，天时、地利、人和，全在我这方面。我怕什么？李自成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么？他能在石河西岸屯兵多久？”张若麒毕竟是读书人，从吴三桂的口气中听出来满洲人将要向中国进兵的消息，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一件大事。他趁机会向吴三桂问道：“平西伯爷，沈阳方面可有向中国进兵的消息？”吴三桂赶快回答：“自从我奉旨放弃宁远，率数万将士保护宁远百姓进关以后，清兵占领宁远，不敢向关门进逼，双方相安无事。本辕所关心的是北京消息，不再派人打探沈阳动静，所以从沈阳来的音信反而不如北京。张大人，你在先朝曾以知兵著名，如今在新朝又受重任。你问我，我问谁？”张若麒听吴三桂提起前朝的事，感到脸上微微发热。但是他断定吴三桂必定知道沈阳情况，随即又问：“伯爷虽然不暇派人打探沈阳方面情况，但钩座世居辽东，父子两代均为边镇大帅，对满洲情况远比内地文武官员

熟悉。据麾下判断，满洲人会不会乘李王在北京立脚未稳，兴兵南下？”

吴三桂略微沉吟片刻，用很有把握的口气说道：“我世受明朝厚恩，今日只有决计讨贼，义无反顾。不论清兵是否南犯，一旦时机来临，我都要恢复大明江山，为先帝复仇，其他不必多言。但我同二位原是故人，共过患难，所以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心实话。请你们只可自己心中有数，回北京后不可告诉李王。为李王打算，他来山海卫找我的麻烦，对他十分不利。请你们劝他，他想用兵力夺取山海关决非易事，最好不要远离北京。”唐通和张若麒已经听出来，吴三桂必定得到了清兵即将南下的探报，明白他们奉李王钦差来犒军和劝降，只能无功而回。张若麒向吴三桂问道：“既然你不忘大明，执意不降。我们也不敢在此久留。你可否命帐下书记今夜给李王写封回……”吴三桂显然在李自成的犒军使者来到前就已经同他的左右亲信们研究成熟，所以不假思索马上回答：“请你们二位向李王回禀，我的意思是：像这样大事，我必须同手下将领门认真商量，才好回答，望李王稍候数日。”

唐通问：“请你简单地写封回书，只说四万两银子和一千两黄金已经收下，对李王钦差我们二人携重金前来犒军表示感谢，暂不提投降的事，岂不好么？”吴三桂笑着回答：“在二位光临山海卫之前，我已经与帐下亲信文武仔细研究，只可请你们口头传言，不能同李王书信来往。”张若麒问道：“这是何故？”吴三桂说：“请你们想一想，我在书信中对李王如何称呼？我若称他陛下，岂不承认我向他称臣了？倘若我骂他是逆贼，岂不激怒了他？”唐通比吴三桂大十来岁，在心中骂道：“这小子真够狡猾！”他后悔当日自己出八达岭三十里迎接李自成，十分欠缺考虑。倘若凭八达岭长城险关死守数日，同李自成讨价还价，决不会像今日这般窝囊！他想，既然吴三桂坚决不肯投降，他同张若麒就应该立刻回京复命，免得李王责怪他们来山海卫劝降不成，反而贻误戎机。略微想了片刻，对吴三桂说道：“平西伯，既然我同张大人前来劝降无功，不敢在此久留，明日即启程回京复命……”不待他说完，吴三桂即回答说：“两位大人风尘仆仆来此，务请休息三天，然后回京不迟。”张若麒说：“李王令严，弟等劝降不成，决不敢在此